



春秋  
恒解  
共册  
卷柒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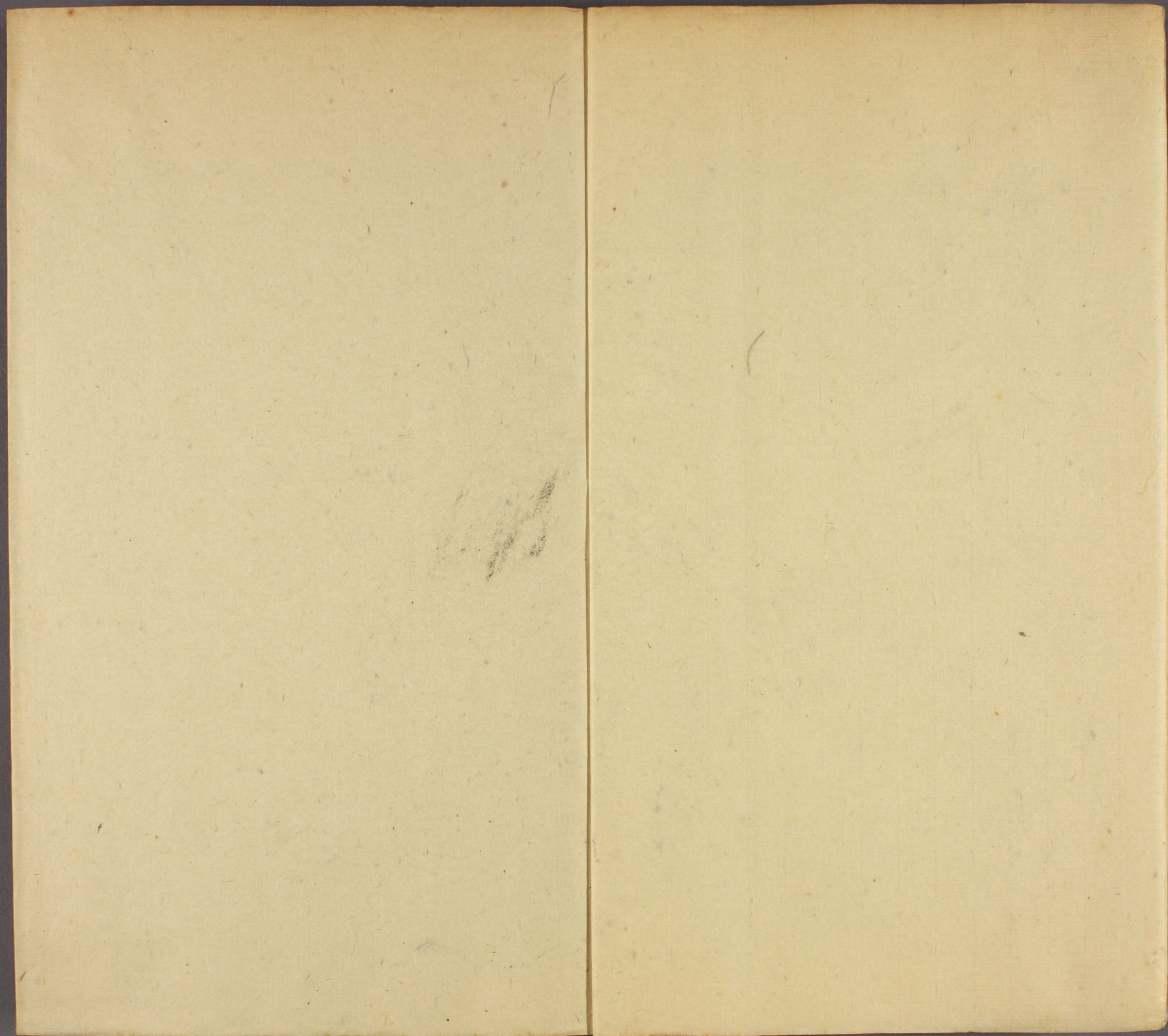
0712  
1478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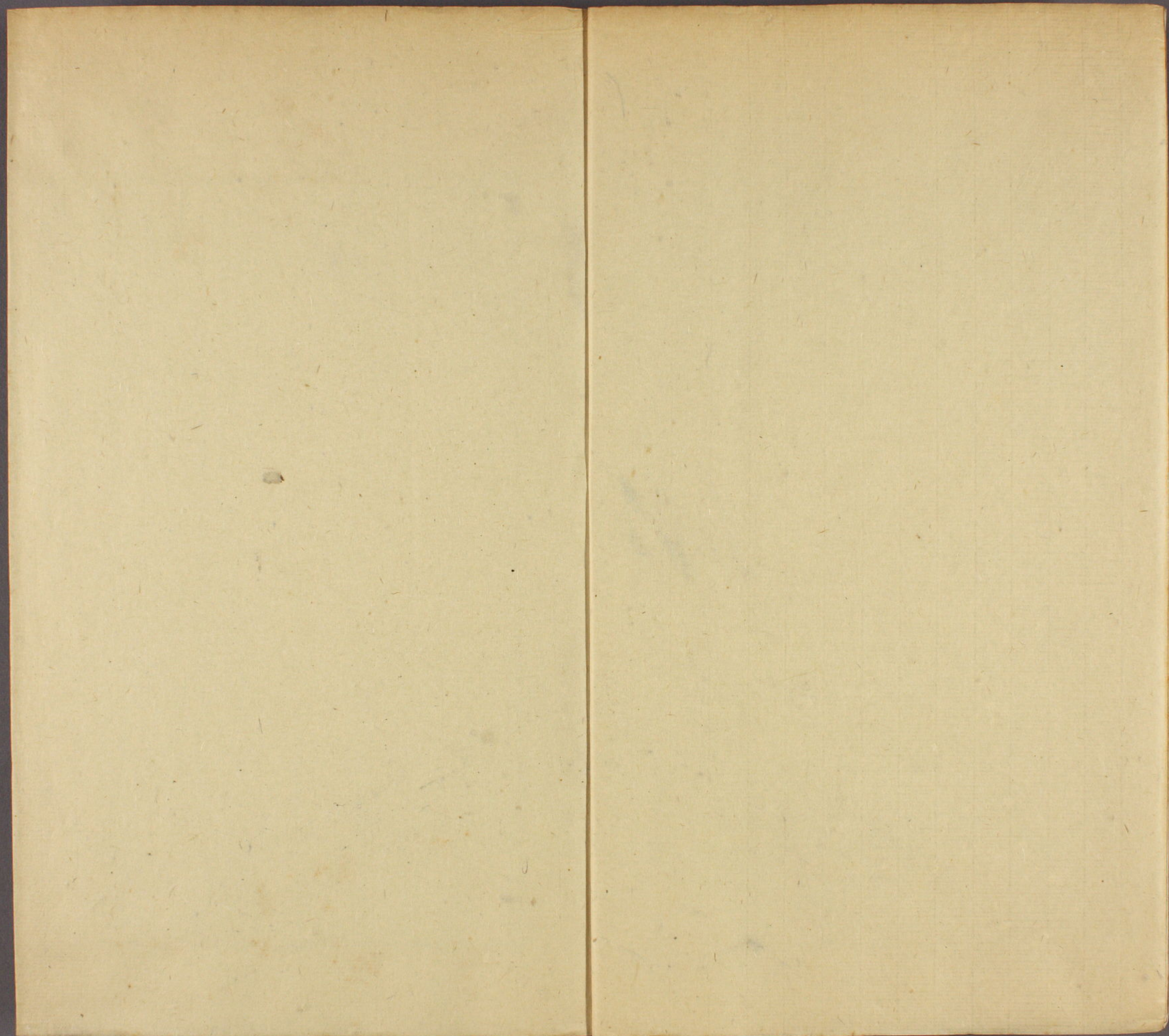


門 0712  
番 1478  
卷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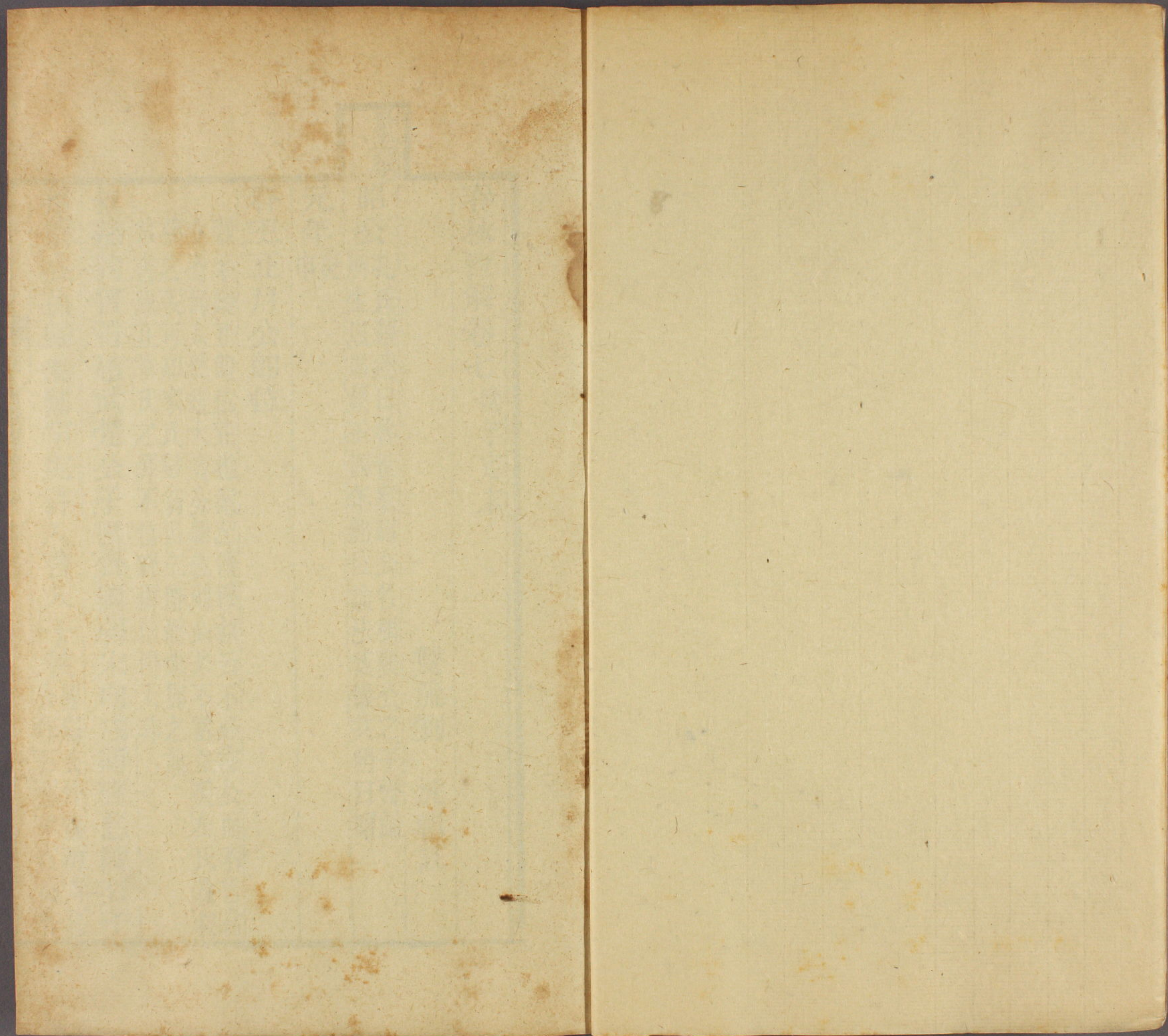
















春秋恆解卷七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景王四年

昭公 孔氏穎達曰魯世家昭公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諡法威儀共明日昭

元年 庚申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案左傳穆叔云不必立公而不言當立者何人然經大書公即位則公非不當立矣左氏及叔孫之妄可知家氏鉉翁因左傳而曲為之說言書以正季氏之罪不信經而信傳大非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



軒虎號公作潮穀作郭號杜注鄭地案東號君為鄭所滅故為鄭地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號尋宋之盟也楚令尹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案左傳云尋宋之盟何事而尋盟耶宋之盟約諸侯交相見今楚圍專政娶於鄭段氏就便會諸侯非有他故也楚爭先而經書先晉不許楚先中國陳招稱公子即無異於稱弟公羊以為貶范甯謂石惡宋戌與君同名經不便正之皆支離之說

三月取鄆鄆公作運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求貨於叔孫請帶焉叔孫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案毛西河謂會號無莒正月會

三月取鄆以左氏莒告于會晉求楚免叔孫為誣然莒告于會非在會而告三月甲辰盟三月取鄆四月趙孟等尚入鄭享禮何得為誣毛氏譏胡氏不讀經而已先不能讀傳殊為易言矣經不書伐而惟書取鄆乘莒亂而取之易辭也而取非有之罪亦章矣此季氏所為而不書季孫宿者罪公也公初立而即縱權臣擅取人邑失政有由然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入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案書弟三傳皆以為罪秦伯當矣而家氏鉉翁以為鍼汰侈亦以貶鍼夫兄之於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鍼如汰侈自可戒飭之何至使其遂出奔則必秦伯有不能容之者矣卑幼原當敬長而長者豈可虐弟觀舜之於象則為昭公



兄之道自明聖人固不偏  
執一理以紊綱常之正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公穀作大原  
杜注大原晉陽縣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  
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  
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  
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  
之案不言狄伐晉而言帥師敗狄甚晉也是時楚長中國  
晉不務修其德而恃眾以敗狄為自保疆之計則得矣然  
無德以綏遠而恃勢爭勝非聖人所喜故書帥師敗狄以  
見其失輕  
重之宜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起  
呂反

左傳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  
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案左氏云展與太子而其立也經  
不書去疾入于莒則書之書展與出奔亦不絕之于莒與  
書子糾小白同則二人之可立鈞也國人召去疾而逐展  
與則前此立展與亦國人可見即傳所言其事  
略明而弑莒子之人卒不可知也亦闕疑而已

莒展與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晉胡及公  
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案取之非義又乘亂而疆  
之非義昭然矣故書帥師以著其恃勢乘危之  
罪據左氏務婁等奔齊弑君者其在此中人乎

葬邾悼公

邾未嘗書葬而書豈悼公賢歟不可考矣或  
云邾魯通好魯漸微弱往會葬故書亦通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左傳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綏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於郝謂之郝敖案左氏圍入問疾而綏弑之則必屏左右秘其迹以疾終赴于諸侯史不書無從核實故經亦仍之弑逆大惡不得其實安可輕以加人哉左氏蓋得之傳聞後當夫子作春秋時舊史蓋未有矣或曰會于申慶封已言之夫子何以不知曰慶封之言亦左氏既而聞之追述之耳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公子圍弑君秘之之甚聖人無從廉得其實也然觀于干子皙等之奔則其迹頗彰故書公子比之出奔以存疑令後人徐考其事而實之慎也意未嘗遂寬圍也而左氏猶傳述其事圍罪以彰此經之所以有賴於傳者也

景王二年辛酉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遂如齊自齊聘于衛諸侯聘好禮也公即位而韓起來聘晉親魯也而左氏謂為政而來見非大夫無為政見諸侯之禮起云周禮在魯之故義詳附解

夏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晉因公即位使上卿來聘魯即使報聘禮也起與弓皆知禮稱使春秋聘問二國交善無逾此者故連書以美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緡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案黑有罪殺之宜矣而不去其官者鄭伯無以正其君道不誅之於專殺爭室之日而殺之於寢疾之時是時私家強盛子產欲借黑以立威故乘其疾而殺之然不早正刑章因其疾而後殺權變之為非中正之則也故稱國以殺著其有罪而不去其官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按惟天子喪諸侯親至諸侯但遣使往夫人亦然少姜即夫人亦不必親弔也公感晉侯以上卿來賀即位故自往所謂恭而無禮也幸晉止之而不果夫子詳書其事美晉之知禮喜公之改過而季孫之往為大得也前人妄說皆非

附解韓起見易象春秋知周禮在魯數千年稱述之而其實罕有人知也兒子松文椅文問曰起所見之春秋魯史耳未經夫子刪定未必可見周禮太史掌三易則易象亦不止周易亦何以見周禮愚曰此讀書囿圖者之過非左氏誤記也傳云起觀書於大史氏則所見非止易象春秋矣



古時書籍方策爲之最難遍及其要者皆藏於王府內史  
不過達書名於四方不能皆給以書周公制作兼羣聖而  
折衷盡善其事雖已布於天下而其義其書掌於太史人  
不能皆見也周公卒而成王念公勲勞旣優其祀典又使  
魯存公之書志六代禮樂與王府等蓋列國之所無韓起  
所以觀太史之書而始知也然左氏不止言書又言易象  
春秋者易雖有三文王爲後天八卦方位又更其序始乾  
坤而不從夏商爲之彖詞周公爲爻詞是發前聖所未發  
者易象也魯備六代禮樂史臣之見聞所以比他國爲優

記事援据舊典不同他人妄語故起歎美之然則周禮盡  
在魯之言合太史所存之書而言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乃兼易象春秋而言文王造周周公成文武聖德神功卽  
此而見故曰周禮在魯又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耳  
前人善其言而不得其所以故成恍惚若夫今之易象春  
秋經夫子傳以十翼加以筆削則神明變化之理卽存於  
日用倫常之間不特可見周禮也蓋天地之心萬物之命  
人事之則莫不函焉然而知之者誰

景王六年

三年  
戊壬



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

左傳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

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案魯與滕同姓相睦入春秋以來無爭奪之事卒而赴使會葬此邦交之最善者夫子雖書之如常詞實喜之也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傳八月大雩旱也

冬大雨雹

周之冬入九十月旱又雨雹陰陽不和害稼故書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案燕大夫威脅其君而出之厥罪大矣然經不書燕大夫擅殺而惟書燕伯出奔燕君多內寵則狎昵小人至矣又欲去諸大夫羣臣不順殺其寵人懼而自出惟既不自正故無以正人書之為在上者鑒綱常自上而立聖人固不容亂賊亦豈不欲人正綱常以杜其漸哉



景七年 四年 亥 癸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稗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用風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冰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案周正夏十一月宜雪而雨雹則為陰不斂陽元氣之藏不固亦天變也但季氏專魯由世執魯政會盟征伐等事大

國徵調皆執政為之久而民亦習從其令非忽然竊威擅權者比先儒弗察斤斤罪季之專此等事亦以為季氏所致似是而非也申豐論藏冰之義甚是以為曲說亦謬人道立而天理順陰陽和風雨時者其常也不幸而有變則人君必儆懼增修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禮宜然也儒者或好言災異或又忽於天變皆非中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專會

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於江南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人許之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示諸侯以侈椒舉諫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案楚靈弑君不自怍而欲以威合諸侯求諸侯而往者滕邾宋鄭餘皆其舊屬國諸侯畏楚可以無罪然書諸侯昭公



則不得不書楚非予之也書其事

楚人執徐子

案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於楚故執之以私意擅執諸侯無禮甚矣故貶而稱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案楚子舍諸侯鄭宋滕邾皆先歸不足服人可知而貿然不自知也經詳書著其橫暴以爲無禮而安危利蓄者戒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

御案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慶封弑君法所當討書執書殺明其罪之可殺也而楚圍非討賊之人雖其弑逆夫子未能定之而其行事橫肆既詳書之則亦未嘗信其不弑逆也故書殺慶封于會申執徐伐吳之則亦未嘗信其不弑逆也故書殺慶封于會申使人考而詳其惡跡始如此書也陳氏傳良曰此執有罪曷爲不再言楚子不子楚以討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耳云

遂滅賴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偃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案會申執徐子伐吳執慶封遂滅賴皆連書以著楚之暴而其弑逆之有無已在若隱若見聞此聖人闕疑之慎而又未嘗不嚴於誅惡非不憚詞煩必詳其強暴之事也昭公



九月取郟

左傳九月取郟言易也莒亂著止公立而不撫郟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案書取言取其義也郟叛而來魯當曉以大義歸之於莒乃苟貪人土而取之豈以易為是乎郟本國名莒滅之以為邑今莒亂不撫郟郟叛來魯魯取之遂為魯地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案左傳穆子去叔孫氏時在庚宗遇婦人私焉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王夢天壓己見人黑而上僂深目緞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僂如奔齊魯人召豹歸立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豹田於止猶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相之姤將殺牛牛逃孟仲之子殺諸塞關外投其首于甯

景王六年

五年

風之棘上毛大可云成公十六年叔孫豹從君如晉十月叔孫僑如出奔齊魯召豹而立之在晉僅一二月開無遇婦又娶婦生三子之理愚案其言甚是且經書公至自會是豹方從公至矣左傳云十二月召豹於齊而立之一人則左傳不足信矣然豎牛作亂昭子殺牛夫子稱之其事則有但庚宗事未必然耳經書豹卒固無譏焉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日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昭公



哭之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日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  
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  
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甯風之棘上仲  
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  
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案季孫專魯  
之政晉楚徵求唯季是任初作三軍時以為己之所取當  
可以應付既而不足故又毀中軍而多取以自益叔孫豹  
會預策其敗今以豹死而委咎之實則季氏之私見也前  
書作三軍已著其強私弱公之罪今書舍中軍又見其反  
復變亂之非民盡入私家而公為虛器聖人蓋深傷之也  
左氏記叔孫初生事詳附解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  
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汜勞屈生於菟  
氏晉侯送女於邢止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止案屈申  
圍弑逆而北面事之有取殺之道也然申非果貳於吳也

楚子疑而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防杜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平昌故城在安北縣

西南六十里茲杜注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西北有姑幕故城茲亭在其境牟夷莒大夫也莒小國其大夫不見於經今以地來雖賤書之先儒以為重地非也國無大小其地皆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臣下以叛而適人國罪莫大焉納其叛者罪與等矣且地必有民牟婁防茲之民何以肯從牟夷歸魯故詳書以刺其君之闇與臣之逆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倚也為盟圭而犯此二者



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扶粉反公作潰穀作賁蚡泉杜注魯地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案納莒叛人而又敗其師何義耶直書其事罪自見矣

秦伯卒

家氏鉉翁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貶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

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洩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覺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

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使臣將以覺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邾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案楚虔弑逆倚勢妄為經於其會申伐吳今伐吳皆書爵書伐豈予之哉斥其人著其暴慨天下無王其弊至此使後世憚非天罰之將伊于胡底天下無王其弊至此使後世憚且以志春秋變局之迹楚益得志中國諸侯皆事之以楚虔稍安晉衰為宋之盟楚益得志中國諸侯皆事之以楚虔之不道肆行如此迨吳與而楚衰越興而吳亦滅外夷之患始息及分晉代齊中夏之國亦變故詳著其事而此年沈頓徐越皆始列序序其人亦序楚子非予之也

附解左氏於人言休咎及占卜前定屢詳志之使人謂前定



春不悅解卷七  
三  
之數非人力所能挽回其誤世不淺辨之不能悉辨今卽  
穆叔事言其義學者幸毋忽焉孟子與滕世子言性善以  
堯舜爲法世子疑而又問孟子曰夫道一而已一者何善  
也人之性卽天之理天理最善惟人得之故爲萬物之靈  
堯舜盡性不過全此善理凡人能全天理卽皆堯舜顏淵  
成颺言有爲何畏彼皆謂同此善性耳結言滕猶可以爲  
善則除卻善字豈有道哉天地人神同由此理故曰道聖  
人純乎天理卽與天參常人有一分天理卽有一分人氣  
有一分人理卽有一分福澤周易一書以吉凶悔吝教人

豈欲人妄求福歟吉凶生於善惡從理則安從欲則危但  
人不盡知理之是非故決諸神明其吉也必其順理者也  
其凶也必其非理者也無不秉天理之神明豈有外理而  
可以得天佑者哉後世誠正脩齊之學罕傳求福者不脩  
德而媚禱卜筮巫史之徒又多庸妄於是矜神異廢倫常  
亂是非罹殃禍紛紛而作儒者戒之諱言禍福云脩其在  
己而已何必言神天言功效其義雖是而不知脩己必以  
敬必畏天命大學中庸言慎獨曰指視相在畏天命耳  
一念之善合天一念之惡違天天與人息息相通栽培傾



覆視其人之自為好善雖不求福而天自應之孔孟即受命也豈曰大德必為天子哉世人求福則思媚禱而不知非禮反可得罪言理則不信神明而不知蔑神即為欺天均非聖人中正之道也天理一定人心無定因人之善惡無定故天之賞罰不測無如愚者蒙昧而妄為智者矯枉而過正安可不辨之也穆子生而占者決其餓死如此則人禽幾希事天立命之學全歸無用豈理也哉況乎成師敬仲等事左氏艷稱將啓亂臣賊子之覬覦於名教所關尤鉅愚故不辭再三之瀆焉

皇九年  
六年乙丑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案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也蓋時王復其爵故稱伯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左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案秦與魯通則禮應會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案宿於君不在而取莒田納叛人晉侯固嘗以是欲執公也今宿如

春秋左傳卷之七

昭公

七



晉置取莒田於不問又因其辭加邊而重其好貨以其小節忘其大愆晉之失甚矣經書宿如晉以見其侮晉之志抑此時晉卿執政與宿互相黨與此宿之所以敢於肆欺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日聞之久矣公使代之案宋公前信伊戾之譖而殺太子痤今又信柳而逐華比皆寺人為之皆坎用牲加書但伊戾害太子公已知之而殺戾矣何又信柳之為耶左氏不足信則合比出奔之事不可知經書出奔不絕之於宋則宋公之過矣

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遠罷帥師伐吳

左傳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案吳楚相讎非中國所急也經書其事以見吳楚相為勝衰中夏無人周室所以益衰書遠罷帥師見主兵者罷而其歸罪遠洩之失自著

冬叔弓如楚

叔弓如楚聘因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書亦聘楚昭公毫無自強之政而區區結好荆蠻直書其事以志世變之迹無衰貶焉

齊侯伐北燕

春秋左傳卷二 昭公

左



案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北燕邇于齊素未通晉齊大與晉等景公且欲與晉爭霸欲伐燕何以必請于晉耶其伐燕蓋以報怨非為納簡公也如果為討燕亂必不受賂而止晏子何以不諫之然而經書爵書伐何也譏也譏其有始無終初念本欲聲罪致討既而受賂不知其稱兵為何云爾

附解子產鑄刑書叔向詒書戒之刑書始見於此今之律例是其遺法呂刑有明啓刑書之言則古已有之但不備耳案虞廷始作典刑流官敎贖賊而已後世襲用五刑宮刑剗刑大辟乃苗民虐刑非聖王之法而儒者弗察愚於書經恆解言之矣古無刑書隨意斷獄自春秋暨漢代動輒

棄市誅夷族則刑書又安可無哉說者謂有法則民藉法為奸然藉法為奸在民少而在官者多民亦何知草隨風偃惟恃有以善敎之耳平日不敎化之臨時又顛倒賞罰之民亦何辜然其顛倒賞罰失之不公是無良者也失之不明是愚妄者也為人上而不公不明尙安得為父母又安能保其身家而至公至明非聖賢不能也則必自幼至長有賢父師焉養之以善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身如何脩本原清矣而以正己者正人始克為之是故大學之道無智愚皆當為之而士人尤一息不可忘者也叔向言先王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不知先王出治之原又云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皆於義未全引書言文王之德亦未詳德之如何是其學未深造之故子產自謂不能及此亦真實語是以為上者正本清源必由誠正脩齊之學不然法雖密而人心難防夫子所以貴使無訟也

景王十年  
七年 丙寅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於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璫玉櫝竿耳不克而還案暨齊平穀

梁以為魯與齊平以左氏下文言燕求成而上文又云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也因而先儒多從穀梁不知左氏不誤讀人將非笑乃導燕行成言其畏罪投誠已故恕之以掩其受賂之非故左氏先言齊求之也下乃詳敘其事若魯與齊景無怨而何以暨齊平耶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宰嚭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甯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賂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若君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



之說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  
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  
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  
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  
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案諸侯相朝聘禮也楚靈恃強  
致魯往朝中夏無人匡正公勢屈而往弱小固無如之何  
經書如常詞亦無譏焉必責公以不能  
自強於理雖是聖人不如是之苛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穀作媯後同

齊魯本無釁而曰涖盟何也蓋早與齊期相見而楚忽來  
召不敢不去恐齊以為負約則使叔孫往涖盟當時吳楚  
方強列國事楚已久齊景且涕出而女吳魯之如楚齊安  
能罪之但魯弱於齊不敢得罪故使舍往涖盟前人因此  
句誤解暨齊平非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  
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  
如魯地於是而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  
慎也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因民三日從時案日食月  
食皆經緯道同又火土餘氣犯之其所食分數視地球遠  
近虧盈而別非若星變有各專屬一國之時春秋所記日  
月食多誤蓋當時歷法尙疏聖人重人事而遠天道仍之  
不深究士文伯所言倖中不足為信左氏寡識記之毋為  
所惑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  
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  
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  
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



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使獻子如衛弔且反  
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  
忘高圍亞圍案衛齊惡衛侯惡君臣同名劉氏傲曰臣之  
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  
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

###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北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  
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亦莫余敢侮饋於是鬻於是餽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  
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  
將在孔北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  
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

已矣案左氏云孟僖子將死而後命二子師仲尼大誤孔  
子二十三歲適周問禮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資之以車馬  
是僖子自楚歸不久即命子從子矣安有遲之幾二十年  
而始命子師孔子者哉左氏既云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  
之其汲汲可知故子以為君子豈因命子從己即  
許為君子之理左氏此句蛇足蓋不檢之過也

###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內卿卒必書尊魯也季孫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  
從矣可常乎曰不可是也而以爲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云  
云於義亦非日月所會  
謂之辰亦止道得一半

###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衛襄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  
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  
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錡之會孫圉相元史朝見成  
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媯始生子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年如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  
下如生公子勝二妃嬖留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

名之曰元孟繫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  
尚享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之  
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  
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祠也二卦皆云子其  
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  
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  
亥葬衛襄公案孟繫病廢則靈公當立何必夢與占耶衛  
靈無道康叔相之而預告焉豈人心變化鬼神不測公後  
不德康叔不能知耶左氏喜記此等事使人以  
天地鬼神為無知凡事皆數定其惑人不淺

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  
留案書弟罪招亦罪陳侯也陳侯寵任弟招以致殺嫡之  
禍招至親不能以正輔兄殺其世子紊天常絕  
親親人倫大變書世子正招之罪與弑逆等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夏四月辛亥陳哀公緡案陳侯非有殺偃師之志也  
因招殺偃師而緡人主不務正其綱常至於啓禍亡身書  
以為世鑒也

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如晉賀虜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虜也  
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  
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案公如楚賀  
章華叔弓如晉賀虜也當時晉楚苟安於息兵而務崇宮  
室列國諸侯不能自強於政治而  
卑諂以奉書以慨世風之衰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劉氏敞曰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家氏鉉翁曰陳殺大子罪在一招行人何罪而以爲戮乎蓋靈因陳亂以爲利殺人以行其詐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公子留已立矣何以稱公子蓋招殺世子立留告楚楚即殺其使留懼而出奔不果立也留本未嘗欲立招與過私欲立之故薄其罪而書公子不絕之於陳然書出奔于楚殺徵師下則其罪亦難逃矣

秋蒐于紅

蒐所求反書蒐始此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于乘穀梁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

以葛覆質以爲繫流旁握禦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蹏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案蒐之爲言搜也當春農事方興搜取害稼之物以衛民也古人隱武事於蒐苗獮狩而明其莫非衛民後世徒以肆武而已則非先王之意矣三家專魯民皆其民兵亦其兵夫子書之誌政歸私家竝兵柄亦專之不書大蒐非闕文也無取乎其蒐則亦無論乎其大不大深惡三家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古禾反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過與招同謀故稱國以殺著其有罪不去其官招爲首惡不許其委罪於過而免惡也

大雩



前書蒐而此書大雩其慢民事而侈武功罪已可見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公奐

作瑗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案楚子志在滅陳故不予以討賊而先書滅陳且去其號以示貶招及奐皆賊臣當誅第放招何耶繫二人於陳見二人實陳之賊陳所當討病陳不能討而致國滅君亡以戒有國者也

葬陳哀公

左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哀公楚已滅陳矣而書葬哀公如當辭所以存陳也存陳者惡楚也袁克忠矣而不書嬖耳嬖人有寵必多失德平日不能輔君以正死而報其私恩末矣故凡嬖寵從君而死皆不書

景王三年 九年 戊辰

春叔弓會楚子於陳

左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戩會楚子於陳案書會楚子於陳譏也楚滅陳諸夏所同惡而往會之當時中國無人苟安事楚聖人益深非之不書諸國大夫楚未嘗以會召列國而各自往會之也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



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按許逼於鄭而遷都近楚  
楚人遷之不書楚遷許而以許自遷為文薄楚罪也小國  
微弱不能自存遷近楚而  
楚弗吞噬之故弗罪之也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

左傳夏四月陳災鄭神龜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  
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如也而楚所相  
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如以五成故曰五年歲  
五及鷓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  
年公羊陳已滅矣其  
言陳火何存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縛反

左傳孟僖子如  
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左傳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  
其可乎案囿亦不可廢冬築之時也張氏洽謂意如逢其  
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然季氏專政由盟主大夫專政  
始非如莽操乍竊權威脅制君上前人因夫子  
斥舞佞歌雍遂於春秋處處以為惡季氏誤矣

景王十三年  
十年己巳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齊公作晉

齊惠公子有子樂子高樂施高疆皆就祖字而分以為氏  
施字子旗疆字子良子旗之父子雅子良之父子尾晏子  
稱之曰二惠以其皆惠公後也公族柄政與陳鮑不相能  
夏有告陳鮑謂樂高將攻陳鮑陳鮑授甲禦之其實無此  
事陳鮑恐樂高聞已授甲攻己先攻之高疆欲劫公助己  
伐虎門公以樂高為畔也使王黑率兵攻之樂高兵敗來

春秋左傳卷七 昭公



奔陳鮑分其室晏子告陳桓子盡致諸公桓子又召子尾所逐羣公子而反之資其器用益其祿凡公子公孫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私與之粟公與桓子邑辭穆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案樂高公族柄政惡陳鮑而不修德禮嗜酒好內己不正矣何以正人陳鮑攻己不告公而驟攻虎門豈非悖亂公亦不明反賞陳而罪樂高晏子不以四人是非告君而為陳氏畫策是為背公向私不書高疆以其倡劫公之策罪之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意公作隱後同

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案叔弓叔肸之後陳氏傳良以為貳季氏是也季孫等恃眾伐莒詳書以著其專權虐小之罪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九月叔孫婞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宰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疆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諸侯卒列國大夫會葬禮也非以其主夏盟而書之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成



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榘欲殺之及喪榘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孫氏復曰此年不書冬闕文也

景十四年

十有一年庚午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左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穀或作乾般音班

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蔡般弒逆當討而楚子非其人也即仗義討之猶非全善况利其土地誘殺之乎虔與般皆名以其惡逆之行皆同著其罪之一也毛氏以稱楚子為

疑豈必書楚虔而後為貶耶若止書楚虔反疑非楚子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臍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柴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案書帥師圍蔡于誘蔡般下則不予楚以討賊書名之義明棄疾書公子罪之也罪其公族而不輔君以義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傳五月齊歸薨先儒據左氏以齊歸為敬歸之娣故有妾母稱夫人之譏何氏釋公羊則以齊歸為襄公嫡夫人



與左不同季氏本謂自昭至哀再無卒襄夫人者則齊歸  
之為嫡亦未可定愚案此皆拘於嫡妾常義不知子為君  
則必尊其母為夫人天理人情之正也觀夫子書成風及  
此歸氏則妾母不得為夫人其謬自見愚前已詳言之不  
贅再

大蒐于比蒲比音

夏非蒐時而蒐經亦仍之蓋用蒐之制也書大蒐明其贖  
武之意三家專政雖有夫人之喪而弗顧也公室之弱臣  
下之橫皆見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子鳩反又七林反祲祥公作侵

陽縣境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修好禮也泉止人有女  
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止之

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遷反自祲祥宿于  
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止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案仲孫以大夫而抗盟邾子左氏以為禮謬矣又云泉止  
人女奔僖子而生懿子敬叔僖子大夫也自悔不學禮女  
私奔而以其僚從即納之當時貴賤何無分別若是又恰  
即生二子此等事使後人觀之以為非禮而行仍生賢子  
可以無傷也其為名教之害不  
已甚哉況是時僖子年已不少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

人杞人于厥憇厥憇杜注地關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  
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己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秋會於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  
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  
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  
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



弗許案蔡般弑逆晉不能以王命討之楚虔藉此滅蔡理先屈矣是時晉政由大夫雖因荀吳之言會列國大夫於厥慙而不能損楚分毫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九月葬齊歸前人以爲襄公嫡夫人然公母齊歸之嫡亦可稱齊歸使更有嫡則公母卒經亦必書無母之君上立時齊歸已故矣先儒妄說前已辨之不贅史趙謂公母喪不戚必爲魯郊不感固非也而以此卜其必出亡織巧傷義故不錄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姓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案申無宇稱用諸侯以世子將嗣君位而世子實未嘗立也不屈被執故書世子以明其得死之正楚誘執蔡般即滅蔡世子何由

而立經據實書之先儒紛紛異論皆非書滅執與用深惡楚人之虐

景十五年

十有二年辛未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陽杜注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今直隸保定府唐縣

東有漢唐縣故城

春秋時曰陽也左傳十二年春高偃納北燕伯欸于唐因其眾也北燕伯三年奔齊今十年而齊始納之于陽因其眾者陽之民蓋欲納燕伯齊故命人帥師納之不納之于國國有君也君爲臣迫逐納之義也不書齊侯使偃而惟書偃蓋偃專其事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

春秋傳卷七

昭公

三十一



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  
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  
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  
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  
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案  
子太叔不毀游氏之廟而又請毀司墓之室何不推類若  
此左氏  
疑誤

###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  
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  
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案華定不知詩不答賦謂之不  
學可也據此即決其必亡存亡視乎德否德之不脩必非  
一日而以一事決休咎乎左  
氏喜載此等事最為傷義

###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  
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案公不在而季氏  
納莒叛臣受其邑又伐其國取其地公不能禁也如晉而  
為晉所阻不能自明書如晉至河乃復著公之乾綱不振

###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也是時子產當國而  
不能如禮則當時禮之廢也久矣

###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  
殺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  
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懷寵也案成虎懷  
寵不行故稱國以殺見其不知幾然楚子信讒而妄殺非  
也故不去其官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懷寵二字倖免  
亦為苟祿甚且因  
之殺身最宜鑒之

###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慙公作整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昭子欲構昭子昭子曰叔孫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案慙從南蒯之私謀欲去季氏而代其位非純乎忠君欲鋤奸以輔政者也然能以情告君君既知而許之則為受命矣故於其出奔也書公子以著其志在乎君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五大夫等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右尹子革夕王見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尹路請曰君王命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



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惓惓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案徐親於吳楚子故伐之然無道逞欲不知患在蕭牆經屢書楚子伐吳伐徐著其肆虐之行爲下弑于乾谿緣起因楚虔弑逆傳聞影響故著其無道之行使後人詳考而得其實也

晉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滅肥以肥子絲舉歸冬又伐鮮虞案是時楚橫陵中夏晉政在大夫不能恤隣救患而吞噬小國書晉伐鮮虞齒之於夷狄深惡之也

年 皇十六 十有三年 申 壬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案南蒯以費叛奔齊不書而第書叔弓圍費何也費季氏之私邑其據以自肥久矣南蒯尤而效之託名疆公據邑以叛叛季氏非叛魯不得以叛書之也然其以費奔齊則疆公之意少欺罔之情多書叔弓圍費則劓之據費以叛著矣季氏不臣其下亦叛之以內邑而書帥師圍費若敵國然魯君擁虛位臣下競亂陵均可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蔡洧仕于楚其父死於楚滅蔡時常欲報楚觀起之子從與蔡大夫聾之子朝吳均在蔡事公子棄疾常欲報怨

昭公



假棄疾之命召公子比及子皙于晉及郊而始告之彊與之盟聲言蔡公棄疾召二子奉之為王棄疾不可亦劫之盟以復陳蔡為名遂帥陳蔡人及怨王諸人奉公子比為王棄疾為司馬依陳蔡為國帥師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先除王宮王聞羣公子死自投于車下沿夏將欲入鄢申亥求王遇之以歸夏五月王縊于申亥氏案首亂者觀從王實自縊公子比為棄疾殺而書比弑君者比已出奔楚事可以不自聞矣而觀從召之即歸是其心覬覦久矣棄疾無怨于王本不欲畔觀從彊之無比亦不能強棄疾從也賢賢為觀從驅遣身犯弑逆卒殞其身聖人故特書以戒自持立除奸偽則亂息矣伊周權重位尊處危疑而不懼成格天之勲業豈非以其精忠至德君上亦信之哉故書自晉歸弑其君明其不必歸而歸固早有篡弑之心也人受其利己殞身而徒犯惡逆以此為戒使後人毋信奸人擁戴之說干名犯義必終歸誅戮前人多失經旨穀梁尤謬至楚虐弑逆夫子雖未得實而詳書其橫暴其被弑也書于乾谿則有罪自取之義亦明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作殺公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成然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樞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案比既立矣而不稱君者不當君也比弑逆而不書國以殺者棄疾圖位而私殺之故專書棄疾以罪之左傳載棄疾當璧事以為竟驗非也夫國君繼世大事也必擇賢而立之嫡而不賢聖人未必拘拘立嫡之義而坐令傾敗紂之立也太史爭之季之立也泰伯讓之成王雖幼而賢又有周召太公夾輔不然安知邦晉應韓不可立哉不知論教之道



及擇賢之理而區區以璧卜豈足為典要哉學者慎毋遂為所惑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北平北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南漢置平北縣晉廢今故城在河南開封

府陳留縣北九十里

左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邾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蒞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案晉侈宮築而諸侯懷貳當改過修德可也乃挾王臣以盛兵威欲脅諸侯鄙聞莫甚焉詳書列國諸侯以王臣在焉尊王臣必書劉子書劉子不得也諸侯因晉請王臣下降而召諸侯諸侯何罪焉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北公不與盟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齊猶不許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聽命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多伐我幾亡矣我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甲戌同盟于平北案晉人不脩德禮威諸侯而與之盟然經書同盟公不與盟亦不諱者聖人閱時扶衰不得已之心晉雖無匡王恤鄰之實然襄文之業世主夏盟扞禦秦楚亦賴以稍安自宋之盟諸侯交相見事楚如晉以致楚肆行滅陳滅蔡使非吳為楚患其虐中國不知胡底今晉合諸侯以申舊約雖未能義洽信孚亦安靖之一事公不能正臣下妄取人昭公



邑雖亦有咎而特失之於弱不諱者為其非公罪也接書  
執意如以見公不與盟咎由意如然伐莒取鄭其事已隔  
四年今邾莒魯同來會當曉以親睦嚴飭意如此後不得  
擅專以當年未正其罪今宜不咎既往予以自新也然是  
時晉政亦在大夫安能如斯故  
稱人以執而不予其能正人焉

###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  
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  
平子歸子服湫從  
書人以執義見上

### 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而亦書至自會者公不能禁季氏其  
來已久夫子魯臣慨君之弱而薄君之咎也

###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  
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  
子吳歸于陳劉氏絢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  
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位固其所固有國固其所宜歸  
也愚案二人本公子未為君而稱爵劉氏之說善矣而書  
名者著其實也前書殺陳昭蔡般已滅之矣今復有君不  
知為何人而復興  
之迹亦不彰矣

###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靈公之死數年矣今始書葬則蔡之  
復興其事可知亦與朝吳之能復國也

###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  
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  
按公如晉蓋請季孫也季氏專擅法所必黜公既不能自  
黜而又為請於晉昏庸甚矣書如晉至河乃復病公也



吳滅州來

左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案州來界吳楚之小國春秋於滅國必惡之吳不書人亦不書爵齒以夷狄也

景十七年

十有四年 癸酉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請釋之晉穆子告韓宣子曰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乃使叔魚見季孫曰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案意如有罪則當告於王而黜之無則不必執之執之矣而又無所罪而釋之直同兒戲何以令諸侯書至自晉病晉

也意如不氏貶也其伐莒取邾有自取之道辱國辱身為不可恕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 子郊公嗣

左傳秋八月莒著莒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莒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案胡傳謂莒人來赴故書卒不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昭公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  
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案意恢為  
莒子所善蒲餘侯等作亂而殺之意恢無罪也故書公子  
以著其有親親之誼稱國以殺病莒子也莒子不感國人  
弗順無禮而累其下猶曰莒子無禮於國  
國殺其所善之臣以戒人君當正己也

景王十六年

十有五年

甲戌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  
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  
叔弓泄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案魯禘在六月左氏  
誤也經書有事不言祭武宮成公六年所立有事蓋為兵  
事而祀武宮非時祭也叔弓奉命泄事忽卒他人代之卒  
事不以臣死廢君命與祭禮也去籥以示哀書以誌變禮

之當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日王唯  
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  
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  
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  
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  
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  
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案朝吳蔡之  
忠臣復蔡而輔蔡楚子非吳不立乃蔽于讒而不治無極  
之罪卒為所害禍及宗社遺骸繫吳於蔡明吳  
之為蔡所繫書出奔罪蔡侯之不能庇吳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顧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案書帥師書伐惡其特眾擅伐也據左氏吳克鼓有仁恕之心然鼓無罪而伐之雖不屠戮亦小節也吳既明於此而不能以義匡君安內攘外豈足道哉且鼓實非晉敵故吳得以從容攻圍耳豈能施之於他乎聖人以其小善廢大義故書法如此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平止之會故也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案禮朝聘有常期公以意如被釋而朝晉晉猶止之不書止公而書如晉至自晉如常詞以公無咎而晉之辱公為不足輕重也

景十九年 十有六年 乙亥

春

齊侯伐徐

左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案徐屬於楚齊景公欲爭晉霸又覬楚平新立是以伐徐不知齊桓晉文之霸



聖人所以猶有節取之者以其匡王靖諸侯也今不務修德尊王以治其國而致遠人乃僥倖伐徐取賂受盟卑陋甚矣書齊侯書伐著其親兵以虐小非予之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戎蠻杜注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後漢志新城有鄆聚古鄆氏今

名蠻中水經注汝水自梁縣東逕麻解城北故鄆鄉城也蠻麻聲近故誤耳章懷太子曰蠻中聚在梁縣東南今河南南陽府汝州西南有蠻城是其處也

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家氏鉉翁曰書誘書殺罪之深也書子以見雖有大小而於周班皆為子不得擅相侵陵況誘而殺之乎

夏公至自晉

義見上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

左傳九月大雩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丙子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景王二十一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日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案周衰而文武之道未墜識大識小有人即昭子大史之論日食可見此夫子所以學而聖若非文武周公留遺難矣哉

秋鄰子來朝

左傳秋鄰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鄰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鶉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鄰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案鄰子言顓頊以來不能紀遠則前此聖人紀官必雜取民物之義其時理氣象數皆備有典則此六十四卦所以皆伏羲所定名義而非文王始增鄰子言古帝王相承次第崔氏述據以明今傳炎帝神農太皞伏羲之謬亦為有見學者不可執一隅以概四方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



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案陸渾本居秦晉西北在荒服之外僖二十二年晉與秦遷之於伊川逼近王畿非計也至是晉以其服楚而不與已故襲而滅之非謂其逼王室而然也書帥師書滅惡其恃眾而擅滅蓋偏近王室不請命於王討之而私心擅滅功不敵罪也

###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星芒散出如帚曰孛孛也星光團結今乃散出反常故名其名孛也亦以其象名之本非常星而忽有故曰有星大辰北辰也冬周八九月十月北辰在南申須以為火災然分野之說前人所訶中國於六合如彈丸以之配四七宿奚可申須言火出而見謂五六七月火旺之時孛見故以為有火災耳其確指四國則以其光芒所指占之曰大辰

### 楚人及吳戰於長岸

長岸杜注楚地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

之虛祝融之虛等語皆敷衍傳會以就其說後儒不知以大辰為大火謂房心尾曲為之解俱非詳見附解

相對如門之闢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娥眉山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

左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向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案吳楚皆僻裔也楚侵攘中夏百餘年而吳猶未也吳楚為讎其得失均此書楚人及吳戰而不書勝讎忿乎書以志春秋之未變局



附解聖人觀天時察地利以宜人事日月星辰象見於上精  
藏於下以定理言則天地人一氣相通本無間隔因人心  
寢失其常道而天人始相遠變異叢生矣聖人書災異使  
人畏天威而嚴相在果能至誠悔過克己自脩則雖有其  
象亦無其應武宗脩德而祥桑死景公一言而熒滅退卽  
其事焉後儒好言災異事事必言徵應似氣數所在人事  
亦無能挽迴則非聖人教人之意而其源實由左氏左氏  
載占驗等事多不可爲訓愚曾已言之如本年日食星孛  
叔孫昭子及申須等所言未嘗無義而實未達本源不明

其失將使人人言災祥而昧實脩是以略爲言之日月經  
道緯道皆同則食此乃一定之度可考而知者也第日月  
行空相隔數重使無邪氣相干則亦不食卽食亦僅惟火  
之餘氣盛而火爲火逼則昏土之餘氣盛而水爲土尅則  
晦故日月食雖有常度而先王必制爲救變之禮恐懼脩  
德其本也用幣伐鼓其末也本末交盡爲是叔孫昭子太  
史等未嘗言及之則失先王禮義矣有星孛于大辰大辰  
爲何聖人未嘗言也申須因星象如箝曰箝言箝所以除  
舊布新見於南方決其有火災然箝主兵象不主火災自



古爲然除舊布新謂火焚則易舊而新耳除舊易新是爲美意何以爲災其以分野之說斷爲宋衛陳鄭分野之說原不足信而宋陳鄭亦不屬於大辰若衛第以星孛及漢占之然經止言孛于大辰無及漢字左傳始有之委曲附會以就其說申須之言已非而公羊又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夫鶉首鶉中鶉尾合爲朱鳥星多而度闕稱大火爲大辰可通而所照臨不止四國公羊又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又添設二端若不知經云大辰爲何者是公羊亦恇恍之詞矣而後儒乃實之曰大火星居中最明時候主

焉故曰大辰主時候之說不知何本其義難解或又曰大火房心尾也三星皆蒼龍之宿尾爲火而房星則爲日月何以當爲大辰十二支中辰象乎龍以東方七宿如龍而亢位在辰故曰然耳以爲大辰已不足以當之況又舉其三而遺其四謂爲大辰實爲牽強董仲舒劉向謂心爲明堂前太子後庶子有星孛焉爲後五年王室亂之兆其言近是而以房心尾爲大辰亦沿前人之失是故星孛大辰必非四國火災之變而適逢其會申須等別有他術卜得四國將火祕之而以孛大辰當之凡自古術數之士往往



如此後人不知其故據所言以為一定如此子貢執玉高  
卑決二君死亡夫子故責其不幸多言而中聖人即前知  
決不妄言凡妄言者皆未深知天道者也故愚不以申須  
等之言為是而略摘其瑕如此

景王三十一年

十有八年丁丑

春

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傳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  
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神  
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  
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  
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  
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案火災常也四國同  
日火則異矣故書之因其異也而妄談紛紛古今同弊愚  
嘗見同日而四五地火者矣必為之說則滋惑君  
子脩其在己敬畏天命又何必在在而言災祥耶  
六月邾人入郕 郕杜注琅琊開陽縣水經注開陽在祊之東  
南沂水逕其南故郕國也今山東兗州府沂  
州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

左傳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郕郕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  
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郕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  
莊公反郕夫人而舍其女趙氏鵬飛曰春秋小國真蜂蠆  
也睠大陽之温則肆其毒邾子見削於魯亦甚矣今少安



其巢則毒螫之心生鄙何嫌于邾邾人乘其不虞而縱兵入其郛蓋以前日失鄆失鄆失鄆東田故僥倖於鄆庶或掩其不備取此以償彼也是誠可疾故曰知人入鄙書人書入賤之也

秋葬曹平公

左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冬許遷於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陸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

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孔氏穎達曰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後自葉遷於夷平王即位復其本國許又歸於葉今又自葉遷於白羽楚雖遷許許亦畏鄭樂遷經以自遷爲文不予楚以得遷國也

十有九年 戊寅

春

宋公伐邾

左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甯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案書爵書伐子宋也邾無故襲邾而俘其眾宋元公伐之雖不奉王命春秋亦節取之子宋則惡邾深矣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景王二十二年



左傳夏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案禮有  
嘗藥之訓嘗試也非謂君父服藥臣子必先口嘗藥非一  
端有可嘗有不可嘗若無疾而服有疾之藥或至傷生可  
乎嘗者躬親試驗察藥與疾相宜否宜矣藥品佳否佳矣  
服之多寡緩急皆細心檢察以此為禮况瘡疾截瘡者其  
藥多暴許世子不親省視妄藥殺父故以弑加之穀梁云止  
係世子所進不諳藥性誤投殺父故以弑加之後何若慎  
痛父死以位與弟虺哀毀逾年而卒然悔之於後何若慎  
之於前善乎萬氏孝恭曰許止之事雖若可恕萬一後世  
臣子幸君父之疾進藥以斃之而自附於不知嘗藥之義  
是啓之為亂原也其言是也聖人豈輕加人以大逆之名  
哉若左氏謂舍藥物親有疾不療可乎

### 己卯地震

地臣道子道妻道也宜靜而不宜動動則有變其變亦非  
一往往後驗始知昭公之世再書據後而觀公卒于外季

氏居然治國則其變因此無疑

###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  
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己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  
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繼而  
登登者六十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  
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案書帥師伐入莒罪其恃  
強虐小也而莒子妄殺無辜致來報怨禍己亦大可為鑒  
焉

### 冬葬許悼公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曷為不成於弑止進  
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亦譏子道之  
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  
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昭公

四



魯二十三年

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  
爾日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  
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案不討賊不書葬  
不盡然也書葬如常詞以止原非弒逆等且止痛父而卒  
亦有可原薄其罪也公羊之說是矣

春王正月

左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孔氏穎達日是年正  
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史失閏經因史而  
書正月從其誤而書之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於二  
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案杜預以長歷推之解左  
傳二月日南至是也而孔氏謂經從史誤書之然夫子所  
書當本正月未必以二月為正月不得以傳為是以經為  
非也觀左氏記入月後閏是當年亦閏但非如杜氏說在  
去年耳梓慎好言禍福左氏亦喜載之下文二十一年日

食具詳辨之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鄆莫公反穀作夢鄆杜注  
曹邑今在兗州府曹州北

書奔未有言所自者鄆會之封邑其父子臧受之於君者  
也子臧讓國而不受其子有罪猶當原宥焉今之出奔不  
言何故然經書公孫書自鄆則會蓋無罪而不安其  
邑出奔者也書之以病曹君前人種種曲說皆謬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穀  
作輒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  
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  
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  
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  
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  
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  
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昭公

卷二十一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  
 祝龜實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  
 公孟宗魯駢乘及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  
 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載寶以出如死鳥齊  
 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  
 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公子  
 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琴張  
 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  
 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  
 蓋不義不犯非禮案縶無禮於齊豹以其狎故蓋相狎久  
 而輕之不為大罪豹乃殺之曰無衛侯亦不念縶因廢疾  
 之人特恃相狎妄為告君治之經書盜惡之至矣衛侯無  
 以善全其兄又不能禁臣下妄為故書衛侯兄以罪之宗  
 魯不能以禮匡縶又不能禦亂聞豹將殺縶不思免之之  
 計而徒死塞責故子惡之縶有疾不立公穀可也當從左氏作縶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宋元公惡華向二族欲去之華亥華定與向甯謀先發為  
 亂華亥詐疾誘殺羣公子并劫公公以太子欒公子辰公  
 子地三人為質華亥華定向甯亦以其子為質盟于華氏  
 其時公子城與華氏戰於鬼閭敗適晉華亥與其妻必豐  
 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  
 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甯曰唯不信故質其子  
 若又歸之死無日矣華費遂亦華族公信之與謀攻華氏  
 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  
 聽命公曰子死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  
 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甯欲殺太子華亥  
 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  
 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  
 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  
 也入復而所登費遂子案宋公不正君綱君臣交質大非  
 矣華氏必食羣公子而後食猶有敬君之心使公以德禮  
 感之非不可化者乃殺其子而攻之不亦謬乎華氏不殺  
 羣公子未為無禮而公之失可見矣書三人出奔陳見其  
 有不得不出奔之勢著公之無禮于臣下及三人入南里



景王三年  
四年

以叛乃罪之聖人誅亂逆  
亦不予在上者之橫行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作廬

二十有一年庚辰

春

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夫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案此可戒人君動靜必慎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書聘止此

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

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案聘問禮也晉為盟主諸侯朝聘者數晉往往不如禮報之是時晉公室弱而士鞅貪書晉聘止此以其後不足誌也左氏所記不足信既云叔孫為政則必與士鞅為賓主矣而以卑禮怒之士鞅豈不怨叔孫而怨季孫乎士鞅怒矣又加牢禮孰加之叔孫加歎是自貢其惡季孫之惡亦彰矣昭子亦賢臣必不為此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南里杜注宋城內里名在

今商止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死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

春秋左傳卷之七 昭公



謀逐華貊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劫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案召向甯者華貊也而不書獨書亥甯三人者誅逆也亥等犯罪出奔幸免於死唯當引避可也乃乘亂入據南里而叛則亂逆甚矣書自陳入亦罪陳也亡臣非得陳助亦何能隻身入國而叛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案日月食義見十七年附解梓慎不因公之問告以修慝

乃云不為災小人不知大義而或通占卜往往詔事權貴妄言禍福釀成亂階甚可惡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痊

左傳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杜氏預曰叔弓之子伯張輒無事業見於經而獨書卒其亦以其賢乎若趙鵬飛云誌世爵則非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

左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無他矣案朱出奔楚蔡人立東國是為悼公隱大子有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父蔡侯無辜被出而不書楚致之蔡人出之以自奔為文何罪之也儼然為君無德政以及



臣民隣國讒臣得以出之故書以戒觀其出愬于楚則卑陋可見愬而不答遂不能復聖人略而弗書所以教人君自脩之意切矣

###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案禮朝聘有常期公內制於強臣而外屈於晉是時晉亦大夫專權與季氏蓋暗結聲援而公不察也如晉至河晉人託故辭公直書於策慨公深矣

附解齊侯因疾不痊欲誅祝史晏子言有德之君神福之而祝史亦與有榮無德之君祝史爲虛詞以告神而已亦蒙禍其言甚正可爲世俗不自修而諂瀆鬼神者戒又言梁北據同而非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如五味之相和五聲之相諧可爲人主好諛惡直者戒至景公飲酒樂而欲其無死對之以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世人營營逐逐惟恐樂事之不長不計義理之得失然華茂未來枯槁隨至觀此可以自笑其愚晏子之言如此而其輔君功業反不如管仲何也桓公任仲也專而景公未能故不盡其所學耳兒子輩嘗問曰子產相鄭與孔明相蜀相似以子路言志較之似三人一般抱負然否曰孔明可與仲子同子產則未之逮也其言行不盡純夫子稱其有君子道



春秋卷七  
四已足畢其生平子路有勇知方似不甚難而在攝大國  
師旅饑饉時則不易孔明遭際相近而才濟變不違乎  
道故非子產所及若寬猛相濟之言夫子善之人知奉爲  
箴規而實不深知夫子意今詳明之子曰寬則民慢猛則  
民殘言偏任之失也下云寬猛相濟而和引詩證之民勞  
而綏之以惠寇虐而糾之以猛寬以養民猛以懲惡各有  
所宜非謂凡事皆當寬猛相濟也故又曰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平之以和不兢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和之至也夫子因子產言發明寬猛必相濟之意其行之

盡善非仁育義正不可非謂子產已能爲是然子產已自  
言之矣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蓋有德者猛在寬中無德者猛或在寬外非仁至義盡安  
能寬猛適得其宜子言和之至以此子聞子產卒而出涕  
稱爲遺愛又曰惠人則以道衰俗敝如子產之心乎愛民  
忠於謀國者不可多得耳聖人於一材一技固無不錄況  
子產之賢乎因世人於寬猛二字多施之不得其宜或進  
忠告忿然曰夫子之言豈誤然而是非不明愛憎多謬小  
則害於身家大則貽禍生民故不得不詳辨之



春齊侯伐莒

左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於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案齊侯欲爭霸而亟伐莒以求勝恃力不恃德聖人所惡也故莒子行成蒞盟不書第著其恃疆凌弱之失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戎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止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

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日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北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軀曰吾為欒氏矣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軀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甯華定華軀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案書入南里以叛自南里出奔明其藉君之地抗君其罪大矣三人同罪故悉書之書出奔楚以見楚獎亂臣之罪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春而蒐時也於昌間非地也是時政在季氏大蒐以講武蓋季氏之為非公意也其擅兵柄而弛文德蓋可見矣書之以慨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  
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願殺之又  
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  
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  
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月庚辰見  
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天子崩天下諸侯當奔其喪春秋不然久矣昭公使叔鞅  
往會葬非禮然猶愈於竝不赴也故書葬景王以見其尚  
未忘天子亦不得已而節取也前入必以為刺之烏  
知聖人存餘羊之意三月而葬以亂故亦無譏也

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宮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  
景之族以作亂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

歸子朝之黨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奔王子還  
與召莊公謀欲殺單子偽與之盟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  
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知其詐奔于平時羣  
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嚴延定稠子朝奔京復伐之  
劉子入于王城案不書何人作亂而曰王室亂罪景王也  
王不早定儲貳而溺愛子朝以致亂正身齊家之謂何何  
惑乎天下之無王也前此子頽之亂子帶之亂其名分之  
是非猶昭然諸侯猶有能匡救者今則劉單立猛尹氏立  
朝互相爭伐國無定者幾五年  
亂莫甚焉故書之以戒後世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後  
漢志滎水即皇也水經注濟洛水

合於谿泉又東濁水注之即滎水也京相璠  
曰黃亭在訾城北三里今屬河南南府  
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  
車次於皇王猛王也因居喪未逾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  
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稱王繫猛者乃王者在喪之常  
稱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以之者著劉單之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工於平宮  
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王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  
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  
賧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  
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庚申單子  
劉蚩以王師敗績於前城人敗陸渾於社案書入者子  
朝據王城劉單始以王入也晉臣帥師納王而不書惟書  
劉單以王入者著其功也非二人則晉亦不能獨納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  
于陰于侯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  
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孫氏復日言王所以明當嗣  
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

也不崩不葬  
降成君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杜氏預曰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  
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二十有三年

壬午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汪氏克寬曰叔弓之子輒  
之弟也子詣嗣為大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  
城還循山而南徐鉏止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



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  
過之乃推而廢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  
來討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  
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  
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士彌  
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  
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  
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  
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曰以芻蕘之難從者  
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乃館叔孫子箕舍子服  
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  
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  
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  
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  
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案魯取邾師有罪當討然必告諸  
天子聲罪以伐而平日己必先尊王仗義乃足以服諸侯  
晉是時大夫專國令不由君徒襲前人主盟之勢以脅諸

侯故諸侯玩之且討魯罪而執其行人非禮也故書人以譏之

### 晉人圍郊

左傳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邾潰丁未晉師  
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案郊本王邑時子  
朝在郊故晉人圍之不書圍子朝于郊不予其得有邑也  
晉勤王而書人以其時晉君失政大夫主兵而君不行微  
之書人不子大夫而主諸侯之事也

###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案蔡侯朱出奔于楚蔡人立東國經不書東國篡及蔡侯  
朱不復國而且書蔡侯東國卒何也東國無自立之心因  
國無主而蔡人立之非篡也蔡侯朱不稱其為君卒亦  
不書則其出奔亦不足惜所以戒人主當盡其君道也

###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昭公

居



左傳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受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案庚與得國不正而又不仁書名書來奔惡之也齊納郊公不書者烏存逐君而齊不討郊公入國即位而亦縱賊故削其事以斥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齧

父穀作甫髡苦門反逞公作楹穀作盈齧五結反雞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江南鳳陽府壽

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

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諫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案楚令尹帥師吳子親與楚戰而不書吳亦但舉國號惡之也二國以私怨相爭戰無所取焉獨書敗六國之師惡楚憫諸國傷天下之無王也書敗六國之師而不言敗楚師楚自取也六國之敗楚累之也胡沈之君書滅亦罪其死之不得其正陳夏齧書獲罪其無謀而償事也

天王居干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朝如字狄泉杜注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入城內也亦曰翟泉在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今堙天王敬王也景王子王猛母弟居狄泉避王子朝也尹尹圍封邑尹氏圍也黨于子朝故子朝居尹尹圍誘劉佗殺昭公



之立王子朝單子劉子伐尹皆為所敗召伯奭南宮極皆周世臣亦黨于子朝二人以成周人戊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子朝入于王城郭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取西闈又攻蒯蒯潰敬王喪已踰年故稱大王書尹氏立王子朝罪尹氏也不稱名而曰氏著其為周世臣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而助亂人所以深罪之朝稱王子別於外姓且明其所以爭也亦見景王溺愛之失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莒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杜氏預日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汪氏克寬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案公兩朝晉而一見止四不得入今書有疾而復明非有他故也

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癸未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獲俱縛反

媯至自晉公羊有叔孫字

左穀皆無叔孫字而公羊有之且媯作舍於是何以稱叔孫與否分褒貶者不知人臣為國受辱分也叔孫即賢亦不以此事著書媯至自晉與意如不嫌同皆人臣義所當為曲在晉不在魯臣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王氏樵曰日食非為水旱梓慎叔孫妄測天道是也

春秋左傳卷之昭公



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鍾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澗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案巢屬楚小國故書

葬杞平公

附解福善禍淫天之定理也而古今善惡之報往往不可測度人遂謂天夢夢善未必福惡未必禍先儒因諱言禍福惟以自修為主不言禍福意至美矣而為善無福為惡無禍不特非天道之常且使人敢於為惡怠於為善是大不可夫天之賞罰豈有爽哉因人善惡不盡純而其先德及己前修厚薄不同故禍福不一若純乎善而無惡固無不為天地所申命者夫子言栽培傾覆餘殃皆是此理但為善不可預求福利善念方純而世人每因求福而為



善故君子戒之然世教衰矣有求福而知爲善求免禍而不敢爲惡宜急獎借之蓋其始有爲而爲久之無爲而亦爲矣孔子曰勉強之久歸于自然謂魯男子善學桺下卽此義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捐軀罹患非禍害也乃全受全歸之正理日月爭光之聖賢世人見奸惡之徒亦僥倖成事遂謂天道難憑不知其前修猶有未盡耳然其後必不免於凶災如魏晉皆以爲惡竊位然操身死而子不卽妻其諸姬禁錮其諸子爲司馬氏魚肉曹叡卽絕嗣竊他人子爲子其篡竊僅三十年典午之後晉惠癡愚子孫相

戕天下分裂馬化爲牛宗社盡如煙雲天道何曾舛耶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之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夫一石耳忽而爲玉忽而爲石孰使之然天惡子朝未遽誅罰卽玉以示警玉可使石罰凶人亦何難而不然者有待焉耳夫子不言神怪恐人廢人道而求神悖常理而好怪非謂神怪之無也若此事大近於怪而實常理之昭然者一玉且不輕予人而況大位乎玉已爲石後復爲玉而歸於王子朝之免於誅戮豈非大幸



春叔孫婁如宋

左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而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案叔孫如宋聘因聘而為季孫逆女然聖人唯書其聘也不與其假公以濟私

也季氏專魯昭公聽之則媾不能辭君命而不往不足為叔孫罪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詣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父音甫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人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



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案會以謀王室義也而不書謀王室者是時各國皆大夫專政君擁虛位勤王諸侯之職而不能自主王室亂已四年乃謀之且待明年不予大夫擅諸侯之權又安可予大夫以勤王況乎竟未勤王也

有鸛鵒來巢

鸛其俱反又作鵒公作鸛音權鵒音欲

左傳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跌跌公在乾侯徵襄與禰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禰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案左氏謂書所無也是也而又記師己之言述童謠備言昭公始末事則誣矣文武指何人魯武公文公不相屬周文武則遙遙矣昭公失國亦非希有之事而童謠預兆若是了了數果前定乎凡諸此類似是而非最易惑人長亂夫數非無有也而君子以理定之以脩德挽迴之故左氏所載不可信然則何以書記異耳天

地氣化變遷往往古無今有

惟君子知其故慎之故書耳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胡氏安國曰書此者志禦災之無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然旱潦不盡由人大雩又雩救災之切何譏焉聖人自以旱甚而書耳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作乙亥孫音遜陽公作楊陽州杜注齊魯境上邑

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是也案襄三十一  
年齊間止嬰伐陽州杜注魯地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  
蓋陽州本屬魯而後為齊有也

案左傳季公鳥娶季嬀公鳥死季公若與公思展申夜姑相其室季嬀與嬀人檀通而懼僞云公若扶己又云展與夜姑要己使告平子平子拘展而殺夜姑公若泣請不從故公若怨平子邱昭伯亦怨平子大夫怨平子公若獻弓



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果又自言公以告臧孫臧  
 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  
 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  
 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  
 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  
 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  
 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  
 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  
 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  
 入慝作弗可知也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  
 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  
 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  
 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  
 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  
 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  
 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予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案季氏專魯由晉大夫主盟主之  
 權列國亦各以大夫聽命司事久而相沿三家世秉魯政  
 君上無權非意如乍擅政柄也昭公忿己無權公若等圖  
 報私怨公遽信之而逐季氏孟孫叔孫恐禍及己助季伐  
 公公遂出孫是逐公者孟仲非季氏也不書某作亂公  
 孫于齊而但書公孫病公也失政雖久苟修德用賢一切  
 政令不專任臣下自然無患而遽輕動又不  
 聽子家羈之言詳其情事豈獨季氏之罪哉

齊侯唁公於野井野音彥野井杜注濟南祝阿縣東有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是寡人  
 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干社  
 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  
 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  
 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干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  
 如早之晉弗從案齊侯果有為告于天子問季氏之罪復  
 公可也然此時列國皆大夫專政齊侯亦不能自主言公  
 禮也復公非其任也書唁公予其有禮亦慨其止於是而



已所以歎世之衰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而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案舍賢大夫也然昭公平日弗授以柄季氏專權已久舍無如之何及公孫齊而昭子外出其家臣驪戾助季氏舍不能正其罪豈季氏庇之歟意如有改事君之言欲因是歸公徐為之圖舍意本無不忠書其卒於公孫之下見舍卒而公無內援卒不得歸矣蓋惜之也而公徒殺制儒亦不能禁其庸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杜注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當在今

河南開封府杞縣境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編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公羊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胡氏安國曰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於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案鄆魯邑也齊侯取以處公非自取也而書取者何所以著季氏之惡而病齊侯前書公孫於齊猶不專罪意如此書取鄆則見意如據國而有之必待齊取鄆而後公得居之而齊侯不克仗義討罪亦可見矣

敬王四年二十有六年乙酉

###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案上言齊侯取鄆而此書公至自齊居于鄆則齊侯取鄆以處公可知鄆本公有公至居之不以鄆子齊也不以鄆子齊而書取又書至自齊居之著季氏專魯以拒公之罪也不外公於魯書

至自齊居若未失國者然明君臣之防也尺地莫非公有意如安得而專之此誅亂臣之意

###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使申豐從女賈以幣賂梁丘據據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齊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黨于季氏偽以成降齊齊侯信之圍成及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臣俱不盡力是以無功案圍成者齊也奉君討不臣理之直而事之順者乃惑於小人不親帥師齊臣安肯為魯君用命故不書齊圍成而書公圍成然成之邑也而圍之若敵國然則公之不君季氏及成之抗均見矣不書成畔成未嘗畔公特拒齊耳齊不聲罪致討納公而但欲取成故得而玩抗之責齊之意尤重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音專又市轉反

左傳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案以齊之強奉君以討季氏不臣之罪奚俟莒邾諸小國為哉齊景託於義舉欲以虛聲糾合諸侯公昧於情事欲依齊以求入書會書盟交譏之也

公至自會居於鄆

書自會居于鄆若公之在國然所以存君而絕亂賊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子朝之師戊辰王城人又敗劉師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又次于荏谷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癸酉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呂氏祖謙曰漢河南縣即邾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瀆水東瀆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也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瀆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案左傳王入於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然則敬王先入王城而後乃徙都成周耳經於王始入即書曰入于成周明敬王定亂之後即都成周省文也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者京師天下尊王所居之辭成周敬王徙都而始名之者也曰成周紀實也不曰歸而曰入昭公



天子無出則亦無歸異乎諸侯之返國也晉師納王不書者晉侯不親行而又緩於勤王故削之以戒後世臣子緩於赴君父之難者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案書尹召毛三人以王子朝奔楚著黨惡之罪也尹氏附子朝而召伯毛伯據王城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得入前書尹氏立王子朝以著尹氏首惡此兼書召毛以著黨惡書奔賤之見其倖免也

敬王五年二十有七年戊丙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鄆邑耳非國也而書如書至如在國明君臣之大義不外公于國所以誅季氏拒君之罪而齊竟未納公鄆陵之會徒然可見詳書公至自齊病公不明之失亦見焉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以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鱣設諸真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鐘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案吳子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光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季札賢諸樊以季之賢欲兄弟相及以次及札夷昧卒而札不肯立僚遂嗣立光不甘遂行篡弒則弒君者光也何以不書而書國若一國同弒君者然此變文以垂戒不得已之意也弒君之惡人人知之已屢書矣而此事則與他有異故變文以戒將來讓國固美事而不循正義致釀亂階則反為大惡周制立嫡立長諸樊私欲效泰伯與吳其意已悖季札所以不受也吳人以光為諸樊子季札不立則國宜與光是以光弒僚而吳史不書弒君魯史蓋亦同之夫子原諸樊之亂命罪吳之君吳人於諸樊亂命既不能匡救于前又不能禁光討之又罪吳之臣民是以書國以弒著其君臣上下悖理妄為釀成惡也若光之弒逆則考其事而自知光罪固早眾著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合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

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曰寘諸門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極謂令尹曰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且焚之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及子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案稱國以殺者罪楚子亦罪郤宛也臣下信讒擅殺若罔聞知人君正一國之功罪謂何郤宛與小人同朝而不早自引避又輕信無極果欲來飲何妨面言即好甲兵亦何必預陳於門無極欺之如小兒有自取之道矣君子見幾而作何至此故昭公



以垂訓後人焉若囊瓦無極之惡則固眾著者其君且為所累而負罪則身為惡者可知矣

### 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愚案天王反正諸侯當朝見戌周亦當躬親會以謀之是時大夫秉政諸侯大事皆付之任其行止戍周納公皆義舉也而士鞅納賄不果納戌周亦不即行聖人不書戍周納公第書會扈何事而會則丑

鞅之罪著矣首士鞅以主會者鞅也名宋衛之大夫以其志在納公也餘則略之因人者也

### 冬十月曹伯午卒

### 邾快來奔

邾快來奔不知其因何故以經不書氏推之蓋亦罪之前人以為邾庶其界我之黨然鑿空之詞豈可以訓

### 公如齊

左傳冬公如齊齊侯請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 公至自齊居于鄆

案昭公有一子家羈而不能用弗知齊不能為己謀也而求之者屢今齊侯使宰獻而請安乃覺其辱己明年如晉



然已晚矣失國之君雖其臣不道亦豈非有以自取乎

附解讓美事也而亦必審乎義古今因讓起爭爲家國害者甚眾夫子所以表泰伯之讓不求人知實爲至德愚會作時藝一篇發明其義今略陳之人倫道裂而後有爭讓則美矣然必事勢所值不得不然又必出於至誠而無一毫私意無一毫顧戀如泰伯之不求人知夷齊之得仁無怨乃爲美德不然則孟子所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也如吳諸樊妄想興吳同於興周魯隱公因手文便欲讓桓燕子之假讓國行篡種種弊端古今

不勝枚舉吳固周之臣也諸樊以季札爲賢則當委國以聽如周公相武亦可又何必定以國讓之太王愛文王不過喜其必能克家非欲代商亦未明見於詞色泰伯素性恬退見季歷甚賢儘堪世守文王又賢則樂得自己逍遙且成父親之意故藉採藥而逃豈意周由此有天下哉本是让國夫子爲周之臣從其有天下後而論之則曰以天下讓耳諸樊何人而乃萌非分之想欲次傳及札以興吳國季札賢者上有諸兄竝非不肖卽父命以嗣猶必踵夷齊之行況諸樊私心妄想不循世及之禮豈曲從之故札



之不受不得為沽名釀亂當時諸樊亂命想季札亦必面  
為諫阻奈樊堅執己見諸弟亦不以為非遂竟兄弟相及  
然義所不可季札豈容中變既不繼諸樊又何可繼夷昧  
故卒不受國札不立則光似當立然僚夷昧之子也父死  
子繼固周一王之制孰謂僚不可為光君哉因吳人不明  
大理以諸樊之讓為賢輪次至夷昧卒札不肯自立則光  
宜立僚之見弑蓋國人共愆愆之史臣亦不以為弑也夫  
子乃特書曰吳弑其君以著一國之罪一國之人皆有罪  
而光獨無罪乎雖未書光而書吳弑君使人考其所以弑

自知弑君者為光亦不必定書光而後見光罪也吳一國  
之人何以有罪諸樊不當讓而讓以致生亂吳國臣民不  
明大義以為夷昧卒則光宜立當日必同聲附和光無忌  
憚乃敢弑僚故成光之惡者國人也故夫子變文而書以  
戒後來前人疑札不必固讓謂光為當立竝誤解書法是  
以特詳辯之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杜注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闕駟  
曰地多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

昭公

卷七



安縣東南有斥丘古城

左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案經詳書公之所在如在國然存公也不使季氏之得出君也然書次于陽州次于乾侯則公失國而猶不能用忠言以致進退維谷惜公之意亦見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案公在外而列邦之赴告猶如故史書之聖人亦存之何也是時列國皆大夫專政意如之出君視為尋常其赴告之事亦各國大夫為之然聖人書之如君在國者然國之禮在即君在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戊子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案唁細事也而書惡齊也公居鄆久矣因齊不納公而如晉又不獲見晉侯復返于鄆非初失國無可唁也而齊侯來唁有諷意焉故書以惡其不誠也觀傳云稱公主君則齊之卑公無志納公可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整而死



公將為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唯裏之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  
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  
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  
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  
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案適晉不得  
見晉侯還郵齊侯不禮之又如晉仍不得見晉君也狼狽  
失所詳書病之亦心悲之蓋至此不能更為公諱而所以  
戒後世亦在其中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  
非我罪也案叔詣欲納公無病而死意如以為天道士鞅  
亦以叔孫昭子無病而死為天道權奸篡逆矯託符命以  
行其欺彼惡知天命必本於天理逆理而猶自謂得天鳥  
知天之禍之者正靡涯哉世俗僥倖曰  
前不敬天命往往類此不可不懲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公羊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為鄆之君存焉耳  
案孔氏穎達曰此時公如晉必畱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  
公使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於情事為得矣第昭  
公失國雖曰季氏使然亦由平日無德於民故民不與公  
今在外居鄆四年不能以德結民徒汲汲於求齊求晉至  
是而民潰叛則其昧邦本之計無人君之實可知故胡安  
國以為書以戒後世也諒矣

敬王八年  
三十年 丑 己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氏安國曰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  
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



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劉氏微曰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向曰居今日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猶吾君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頃音

案列國之君卒葬赴及弔會葬則書而經不盡書書必有故也時公在外季氏當國蓋亦以公命往弔會葬范鞅所謂事君如在國者也聖人亦據實而書如公在國然非季氏竟自為主而夫子猶書之然是時晉亦政歸臣下雖未失國亦與魯君在外同故三月即葬不以君喪為重必如禮也故子詳書以慨時變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逆吳公子使居養取於城父與胡田

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疆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甯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滅之書滅徐也章羽以名書為其不能死社稷而偷生耳黃正憲曰徐在江淮間為吳通中國適荆楚之路四年楚虔恐吳爭伯因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久服於楚而吳深憾之矣今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徐子懼死逃命奔楚

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庚寅

昭公

卷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王氏錫爵曰左氏曰言不能外內也蓋不知春秋存君之義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反公穀作櫟後同適歷杜注晉地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也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案左傳此會本晉侯召意如而詰其罪耳春秋書意如會荀躒儼然如二君者深惡意如之不臣而罪晉也晉侯欲納公而惑於士鞅之言召意如至會荀躒等蒙蔽其君黨惡助逆書會以見其朋比為奸干名犯義不可追之罪而晉

君之失亦見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薛小國未嘗書其君卒此書蓋季氏當國薛不以其君不在而不赴書之以罪薛且著季氏擅國之罪也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亡所能見夫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忘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魯公不得歸案本晉納公使荀躒告公同意如歸也而書唁公子晉侯而病公也晉侯本欲納公奈荀躒欺



蔽之蓋是時各國皆政在大夫不獨魯也公不從子家言  
荀躒必以公不願歸復晉侯也而公之悻悻本無君德亦  
躒之罪又不待言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濫杜注東海昌慮縣今昌  
慮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案經文無  
邾字蓋簡脫也黑肱以濫來奔則其叛君可見公穀因經  
無邾字妄為之說而穀  
梁尤悖謬不足信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  
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  
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案日食非

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辛卯

獨為吳楚兆也史墨以數推之而藉以答簡子之問對  
非所問也術士以數欺人往往如此後世勿為所惑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闕魯地也而書取以著季氏據國之罪  
公不得有其土地猶取之於外云耳

夏吳伐越

左傳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  
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案吳越皆稱國不稱  
魯稱人蓋以夷例之謂其互相  
侵伐無關於諸夏之綱常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



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  
 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  
 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  
 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  
 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  
 人有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  
 今我欲微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  
 用甯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  
 俾我一人無微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  
 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  
 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  
 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  
 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  
 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  
 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

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  
 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  
 臨之以爲成命案敬王遷于成周而諸侯成之此臣子之  
 當然也亦衰世之善舉也故列序大夫書城成周以予之  
 至魏舒晉之上卿此舉實由舒始而不書蓋以其南面干  
 君之位  
 黜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  
 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于乾侯於  
 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於  
 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  
 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  
 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五行體有左右各有  
 如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  
 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



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  
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  
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  
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  
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  
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  
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  
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案書薨於  
乾侯雖記失正也亦以悲公也公雖闇弱亦無大惡而強  
人專國列國又皆大夫爲政黨惡坐  
視遂致客死於外聖人之所傷也

附解昭公一闇懦之人也其居喪不感未葬而三易衰蓋習  
於容觀無天性誠篤之本故其卽位也無一毫奮發有爲  
之氣而徒習儀容不振乾綱乃躁率行事自取其辱亦不

得專咎季氏也何則當時列國會盟征伐皆委之大夫積  
久政柄下移遂不能挽相沿成俗各處皆然非獨魯也昭  
公欲收季氏之權必修身立德以仁惠下以正馭臣民心  
歸矣而令出惟行臣下不敢擅專是非美惡自我作主久  
久不期正而自正矣乃徒忿忿攻逐反爲所勝據左傳所  
載季氏未嘗如祭仲孫林父輩之所行也公以兵伐之而  
叔孫之家臣馮戾救之孟孫助之公見事不成抱愧而出  
叔孫婁未在國其家臣所爲可以無罪何忌親學於聖人  
而不知逆順助季氏而伐君其罪奚逃夫民之與季氏也



非季氏要結之也。因從來大國徵求皆上卿應命。季氏世掌魯政。君亦凡事任之。民聽命於下者。久魯君不能自爲操縱。故民止知有季氏。不知有君。非驟奪君權。亦非有莽操之志也。史墨所謂民不知君者。亦實錄也。齊侯晉侯皆欲納公而惑於其臣。當時賄賂公行。綱常廢墜已久。不足爲怪。季氏已匍袒請罪矣。公若從子家之言。與之入國。入國而委政賢臣。如子家輩。亦可以收乾綱。乃爲眾所脅。不用善言。其游魂外境。致墜宗緒。雖覺可傷。豈非自取乎。故人君欲收政權。正不必斤斤自用。但須修身立道。仁義行

之臣民自然悅服。不然則己德不明。則所謂禮者。非其禮而所謂賢者。亦非賢。欲求治安。亦已難矣。觀昭公之事。能毋惕然省歟。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春秋恆解卷七終



